

## 多重身分

這是在上海見到的一個十五歲青年人，前後見過三次。

第一次是在進行家庭評估，當時父母幾乎完全對不上話，雖然都是知識份子，但是父親對妻子的厭惡，全部寫在面上。妻子倒是不停地纏着丈夫談，找不到回應，便絮絮不休地自己說個不停。在坐的還有青年人一個十九歲的姐姐，不斷在旁指出父母與弟弟的問題。

做家庭評估，是因為青年人無法融入學校生活，個性孤僻，行為怪異。這次會面，卻發覺四個人當中，這青年人比誰都冷靜，他說他的父母關係惡劣，彼此都滿是歪理。他與姐姐也不能相容，姐姐性情激烈，失控時把家中的木門和木桌子都用刀砍裂。

這孩子是個超生兒，在一胎政策的制度下，他一直過着躲躲藏藏的生活，被收藏在農村七年，只有母親陪伴。

我問他：「這對你可有影響？」

他說：「當然有！我現在完全不懂得與人溝通！」

都說這孩子行為不成熟，被同輩排擠。但是他卻十分明白母親的孤單，他說：「我與媽媽同病相憐，只有我知道她多麼寂寞。」長年與母親相伴，無可抒發的母親把他當作一個很小的孩子，為他打點一切，甚至餵他吃飯。孩子正在青春期的，對女性產生興趣，在家中與母親的身體全無界線。在外見到女孩子，也不知分寸，處處被人歧視，成為笑柄。姐姐正當注意個人形象的年齡，看在眼裡，更是無法接受這個弟弟。

這次見面，讓我對這青年人留下很深印象。他的困擾，也代表了很多時下青年的困擾；越是備受家庭的保護，越是毫無應付自己生活的能力。

但是他的家庭關係實在撲朔迷離、縱橫交錯。一個大好家庭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，讓每個成員都無法發展自我的能量？尤其是父親，在學術界是個頂尖人物，在自己的家庭卻寸步難行。他把希望都寄託在兒女身上，但是女兒卻處處暴露家人的短處，以各種理由把父親綁架。兒子看來並非完全沒有條理，姐姐卻說：「你還沒有真正見過他發作的時候！」

第二次見面，父親投訴說：「這次我來見你，本來帶着很大期待，希望恢復每個家人的功能！沒想一路過來，完全沒有一個人與我配合！」

很快地，他與妻子就發生爭執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說的都是令人喪氣的話。我怎樣也制止不了，最後只有坐到他們中間，用大抱枕把他們分隔，兩人仍然設法越過抱枕的空隙，繼續爭吵。兩個孩子看得無奈，女兒說：「我的爸爸厭惡我的媽媽，卻把他厭惡的人硬推給我！」兒子完全沒有說話，可以想像他心中有多難受。

我無法讓這對夫婦理智地面對矛盾，只好轉向孩子，尤其是兒子，希望助他爭取多一些自我空間，而不是繼續夾在父母中間。我為他安排了自己的輔導員，並提議他獨自安排前來見她，讓他多與家庭以外的人接觸。

我在安排兒子的事，母親卻一直纏着我問：「我只有一個問題，我老公如果有別的女人，我可以怎麼辦？」我進了電梯她仍不放手，我只好改用樓梯。她跟着上來，堅持要我回答她，我怎樣也無法安頓她，最後只好回答：「那你也找一個情人吧！」

好不容易送走他們，正在鬆一口氣，突然聽到樓下一陣轟動，趕忙下樓。只見青年人在那裡狂叫狂跳，完全失控；他衝到大街，走入一條小巷，拾起一條木棍要打人，引來不少途人圍觀。我們都被他嚇壞了。母親越走近他，他就越更發狂。還是父親有辦法，他亦步亦趨，站在不遠候着，最後成功地把兒子拉回室內，關起門來父子聊了大半時辰，孩子終於平息下來，父親還刻意地要他前來向我道歉。

他有點靦腆：「對不起，把你們嚇壞了！」

後來才知道，是姐姐故意激怒他，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他真正發作的一面。

我卻想，兒子的失控，是為了保護母親，因為這是唯一拴着父親的辦法。

第三次見面，我們等了兩個小時，我與整個工作團隊都感到十分氣餒，怎樣為一個完全失去功能的家庭找出路？無論如何，我覺得我欠他們一個交代，因為實在低估了這個青年人的行為問題，我們原以為父親無能，現在發現他才是最有效處理兒子的人。

這次父親透露將要出差，正愁出門時母親無法處理兒子，千萬吩咐，兒子却是模稜兩可。原來兩天前他也發作過一次，要跳入住家旁的小河。

偶然發覺，這青年很有畫畫天份，他給我看他的畫作，水準實在很高。別人都叫他「小梵高」，他說，他也像梵高一樣容易激動。

我問：「我們可否立個約？在你父親出門的日子，你給我們畫一幅畫作。每當你激動時，就畫幾筆，他回來時你就可以完成一幅傑作！」

出乎意料地，他竟然同意。我們如釋重負，第一次看到曙光。

我老師生前常說，每個人都有多重身分；治療師的工作，就是把病人最健康的一個身分，提升起來。

三次見面，這青年人都以一個不同身分出現。而我又一次被提醒，千萬別以為眼前的困境，就是人的全部！